

资质通鉴

資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勣叅奏諫議叅軍書都臺羣提舉萬壽觀事
上護憲內郡開國儀食邑三百戶勄紫金錢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五十二

起重光協治盡昭陽作噩凡二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

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
賢雋欲共立爲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
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
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
西向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皇帝欲依絳灌

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爲帝術陰有不
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
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
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東立聖君
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
乎術荅曰聖主聰睿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
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
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
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晉遣故樂浪太守
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
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

郡宜其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二月丁丑以董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雄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雖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踴躍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

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閒以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蠻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欲截

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

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

免以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日磾爲太尉 初何進遣雲中張揚還并州募兵會進敗揚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袁紹在河內揚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

之陰敗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
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
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
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
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
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
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
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
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
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
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

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沫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謹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孰又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鑾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臯息譬如有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

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
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張屯孟津聞之
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
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
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
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
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
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
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
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
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

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誕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椎折兩腳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紙以遭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

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
武陽 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董卓以楊
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
者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冬十月壬戌笞
殺溫於市以應之 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
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
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犇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
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
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 劉虞子和爲侍中帝
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
至南陽袁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

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
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
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
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
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賢不吾從而從吾家
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
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
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
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
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
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賁爲豫州

以助瓊瓊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
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
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
尺五寸垂手下鄰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
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
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
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
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
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
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
訟訟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

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畔紹從瓚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渤海兵

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初董卓入關留朱雋守雒陽而雋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爲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雋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雋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爲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魯母以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以張脩爲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